

# 猎人峰

陈应松神农架系列长篇小说

LIERENFENG

陈应松◎著



陈应松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陈应松神农架系列长篇小说

# 猎人峰

陈应松◎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猎人峰 / 陈应松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 
2012.8  
(世界华人文库. 第2辑)  
ISBN 978-7-5108-1592-8

I. ①猎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1745 号

**猎人峰**

---

作 者 陈应松 著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出 版 人 徐尚定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  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  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 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  
印 张 14.75  
字 数 255 千字  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592-8  
定 价 30.00 元

--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凭借我的血管和我的嘴。

通过我的语言和我的血说话。

——聂鲁达

# Contents

## 目 录

- 1 / 引子或告白
- 3 / 第一章 红丧
- 54 / 第二章 人就是个革命
- 88 / 第三章 死而复生
- 98 / 第四章 野猪群
- 122 / 第五章 雪山咒语
- 147 / 第六章 阎王塌子千斤榨
- 175 / 第七章 火光冲天
- 194 / 第八章 老枪
- 220 / 悲凉的尾声一 冤魂
- 223 / 美丽的尾声二 情归
- 225 / 深沉的尾声三 绝唱
- 228 / 后 记

## 引子或告白

仇恨像瘟疫吞噬着大地，像森林在这块山区蔓延，顽强生长。山由辉绿岩、闪长岩和火山岩组成；它的上面，是凝火岩，底部是火山角砾岩。这巨大的来自远古时期的山地穹窿，以数百万年为纪年的间歇式拱曲、爬升，到处是倾斜的边幕状褶皱和断裂带，山脉残缺不全，山体支离破碎。因而显得大气磅礴，诡谲万端；河谷深切，壁立万仞，山首高亢，水势沛然。

火山冷却了，生命和仇恨纷至沓来。

藤本绞杀着那些好不容易站着的高大乔木，想把它们扼死；石头也阻止着树木的生长，而树木（特别是石松科树木）用它坚韧的根须吐着酸液，腐蚀着脚下的顽石，一点一点往深处钻去，然后年复一年地落下树叶营养自己。树丛间，孢子、菌类和兰花科植物开始鬼鬼祟祟地生长了，并带来了香气。但是，残忍、凶险的瘴气也在腐殖质和密不透风的山林沟壑间酝酿形成，追杀那些斗得死去活来的动物。动物的群落以牙齿区分着：有着强劲锐齿的肉食类动物跟在有着宽大白齿的草食类动物的后头，想把它们斩尽杀绝；而有着啮齿的神经质机敏动物则在地底，以竹根、树根和草根为食，但也逃不脱被他人啮啃的命运。

万物都在精心地算计着，以求生存。人开始进入这片区域。就说近的吧：先是恶霸地主们强占农民开垦的土地，土匪占山为王。为了对付这些恶人，革命者出现了，砍杀了不少地主恶霸，农民、雇工、佃农和流氓无产者抢夺了他们的土地。但没有几天，那批闹革命的人去了洪湖，也带去了当地最激进的农民（本小说中戴家湾的白秀和他失踪的十二个战友即是）。土匪恶霸们又回来了，又将那些分了他们田地的穷人点天灯、五马分尸、背火笼，及剥皮、枭首等酷刑，又杀了不少的人。到后来，地主恶霸、汉奸土匪等差不多消灭了，但仇恨并未终止，又巧立名目出现了反革命、右派、走资派、坏分子等打击的对象。杀人的氛围始终充斥着这块土地，人们对于杀人和

斗争的兴趣远甚于其他，比如种植和商业活动或者文化活动。对山冈的杀戮是共同的，不分种族、姓氏、阶级和派别，为了对付树木，人们开始修路以便砍伐，更多的是对准了禽兽。当地的人称为扁毛圆毛。野牲口的头叫彩头，蹄爪叫四山子，皮叫衫子，心肝叫红开花，舌头叫赚头，尾巴叫刷子。这些不经意的伟大命名，使野牲口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人们使用各种猎具，加上猎狗——经过数代淘汰，已经进化得完美无缺。火药发挥了巨大的威力；满山下的套子和陷阱，还有绝后窖、阎王塌子千斤榨等气壮山河的猎具，一只野牲口想安然踱步于山林而不被捕杀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于是出现了一些神奇的灵兽，创造了许多传说，并且加紧繁殖，使得无法消弭的仇恨得以延续，血肉横飞的场景得以重演。

在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在中国南部被称为“中央山地”的这块神农山区，在我们津津乐道的过去，山冈上奔跑着成群的斑羚（麻羊子）和鬣羚（灵鬃羊），狐奔兔走，虎蹿狼行；黑熊像阴森的鬼魅游弋在山林里，金丝猴像金色的晚霞飘浮在树巅；天空中红隼、鸱鹰和巨大的蝙蝠在无声翱翔，还有着野人、大癞啮（长毛的蟾蜍）、九头鸟、棺材兽和驴头狼的恐怖传说。

说是有一个猎人，在神农架的老林耙子里打熊，一枪把熊打中了，就去追赶。受伤的熊气吼吼地跑着，后头插进来一头野猪。熊昏了头，以为是猪让它受的伤，转过头来把野猪咬成了两半，猎人得了头猪，又得了头熊。还有一个猎人，正在山中走着，陡然觉得后颈窝凉飕飕的，扭头一看，一只老虎（当地叫烂草黄或老巴子）搭在了他肩上。这猎人身手敏捷，一个弹跳就上了一棵树。正继续往上爬时，见头顶树丫上盘了条大蛇，猎人把腰上的火药囊取下来，摘了几匹树叶倒上火药顶在头上，用香签一点，火药噗地一阵腾起烧到了大蛇，大蛇掉下树去，老虎张嘴就咬，蛇与虎就绞缠在了一起，难解难分。那猎人对准蛇和老虎放了一枪，又是蛇虎双收。还有个猎人在山中看到两只山羊赶骚（交配），一枪过去，两只山羊栽下了岩，半山岩缝正好一只老虎在胯里咬痒痒，听枪一响，吓得牙齿一紧，把卵子咬破了，疼得一滚，掉下山谷，又砸死了一只獐子……过去在溪边喝水的野牲口听说要排队，每到傍晚，挤挤攘攘的一沟都是，猎人们抬着一丈多长的超级老铤，全是灌的大滚珠儿，一铤下去，满溪河漂的都是野兽的尸体。往灌木丛就那么一轰，少说可轰死百只雏鸡和苦恶鸟。野鸡蛋用箩筐装，吃不完就肥田了……

## 第一章 红 丧

山邪了，山上的所有野物都成了精。

这年的春节，北风呼啸，气温陡降，狂怒的山冈上到处是惨白的冰凌，闪烁着令人绝望的死尸般的气息。山峰和森林残酷的线条里，好像没有了生命的痕迹。正月初一，老打匠（猎人）白秀的二儿子白中秋一出门就碰见了两头野猪打架。

山上的树都冻死啦，路都冻断啦。有一天早晨人们起来，就看到山上那个吼天的咕噜瀑布一下子变成了一块冰疙瘩，惊天动地的流淌声突然不见了；人们吃水要到潭里架木材烧上一天才能化开个口子。那山顶上，住着两孤老宗七爹和七婆，又冷又吓的，朝山下坳子里莫名其妙地讷讷大喊：“啊哟——啊哟——”有人看见，那喊出来的话从空中跌落下来，是两个长长的笄帚般的冰渣子，就像天上横过的扫帚星，落到村长毛普通面前，叭的一下破碎了，后来才发出“啊哟——啊哟”的声音。村长听出是宗七爹的喊叫，就来喊白中秋，让他上去看看。

白中秋无所事事，像条狗蹲在火塘边烤得又沉又软，加上连日酗酒，大脑严重萎缩，就像一罐糨糊，迷迷糊糊听见村长要他上山，从墙上取下他爹的那杆老枪就往外走。可他爹大声喊住他，说：“别拿家伙。”白中秋说：“山上诡哩。”他爹叱骂：“狗杂种，畜生也有三天年！”

白中秋受了一肚子委屈，心想又不是我要上山的，这日子上山，不拿个家伙心虚着哩。他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嗓子被冻得硬邦邦的，话翻腾了半天不出来。正月是忌月，打匠们叫红丧月，兽好打，人会遭殃。他又不是个娃子，老大不小了，他知道这个。他多大？比他爹小，比儿子大。儿子多大，爹多大？他都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，知道了也记不住。在这鬼不生蛋的神农架深山老林里，树上爬满了苍苔，屋



前屋后的田土中滚动着死人的骷髅；牛羊的叫声像野兽一样孤寒，屋顶上落满了树籽和雀屎。这里的人没有时间概念，没有年龄概念，没有生死概念。过日子就是个估估数。活到哪一年了，活到哪个岁数上了，这有什么要紧呢。反正日子差不多，每天太阳从东边出、西边去。进进出出就是那么些人。自收自吃，自伤自疗，自死自埋，生死在一起，死了的人还可以回来。大约是前年，白秀徒弟舒耳巴的爹死了，前几天大家看到他还在村子里乱窜；舒耳巴家门口时常会有一捆柴火，谁打的？不知道，反正那柴烧出来一股棺材味——这是舒耳巴儿子糟蛋说的。白秀的另一个徒弟扈三板的丫头去挖药材，亲眼看见林子里有十几个过去村上的老人，围着一块长苔的石头打牌。见她来了，轰的散了。那丫头拿回来一张牌，是椴树坪上刘细娃老爹的一块灵牌。

不过，不晓得年龄与两点有关：一是村长毛普通仅有的一份村民花名册，被老鼠啃得七零八落了。这是村人生生死死唯一的一份档案；另一点，这里的人都高寿，活到一百岁简直不算什么。有人怀疑山上的宗七爹和七婆，是世上活得最久的人。因为在去年约一百二十岁上死去的巩杵子就说过，他来白云坳做上门女婿时，宗七爹就是老人了。巩杵子的年龄是镇里的民政干事给推算出的。可前几年，这样的老人与人一起喝酒时，人家还灌他，与他划拳，根本不把他当老人看。神农山区有酒规一百零八种，最奇怪的是敬酒自己先喝，然后把自己的杯斟满了递过去，让对方喝。桌上若十人，就是十杯，加上自己的门杯，就是十一杯。酒杯摆在被敬者的面前像一堆毒药，里面盛满了敬酒人阴险的祝福——这叫“赶麻雀”。如酒过三巡，就是三十三杯，可没有喝死的。都是八十多度的苞谷老烧啊——叫“刀子烧”！这巩杵子年轻时杀猪，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，也不信什么佛啊菩萨呀，却轻轻松松活到了高寿。村里十有八九都是打匠，把山冈上连飞带跳的东西全杀光了，也没见什么报应，还是天天围在人家里“赶麻雀”喝酒过神仙日子。

糊里糊涂活到又一个春节的白中秋被村长指派后，心脏一阵腾飞，感觉有点不大对劲，坚持着背上枪出去，踏出门槛就滑了一跤，头震得麻了半天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走到沟里，听见一阵撕心裂肺的猪叫，就看见林子里有两个黑家伙。走近一看，是三个，三头野猪，两头咬一头，咬得天昏地暗。白中秋一个激灵，感到裆里有一线热意，看得发了呆，哪敢打啊。三头猪，三头门板样的野猪，顶好些老虎狗熊，一猪二熊三虎，猪可是真正的林中之王。你若惹了它们，一枪没死，三头猪就轰上来定把你五马分尸。就算这日子能开枪，这杆老爹的老铳又没个准头，除了爹会用，

没人能用，捏在手里就壮个胆。

白中秋头皮发紧，心里头好像炸裂开了，噼噼啪啪地乱跳。好歹跑回来，进门就对他爹说了这事。他爹一听猪吃猪，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怪事。说，动不得的。他爹白秀是猎人峰一带最老的打匠，创造过无数的神话，在他没死之前，已经成为传说。他爹作为一个长苔的人物，现在坐在一家人的面前，神色凝重，像丢失了什么宝物一样的揪心。爹吃烟，胸前挂着的那只虎爪烟袋发出生铁一样的寒光，跟他的脸一样。他把手抠进烟荷包里——那是把虎爪掏空了。他抠着那虎爪，抠出一撮烟丝。虎爪的指甲像玉石一样冰凉，虎毛却顺着生前的长势完好如初——那已至少有四十年了。“噢……唔呃……”大家看着，这个打死过无数野兽的老人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，为什么这么一副样子？不就是猪吗？不就是猪咬猪吗？他们看见白秀老人的脸越来越难看，突然变得像一个死人，而且垂下脑袋，惶然无措，嘴唇哆嗦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。家人从来没见过老人这么一种状态。

“别出去啊！”老人吼道，像无路可走一样。

没有人敢吭声。没有人敢出去。

这天晚上，沟里的猪叫声一夜未断，像噩梦折磨着白家一家人。白中秋听见他爹在床上辗转反侧。家里的两匹猎狗紫花和石头刨着草垛在外头狂嚎。

早晨，一阵猛烈的拍门声，说“开门开门”，是住在对面坡上的白秀的大儿子白大年，他进门来就哑着嗓子叫说：“三、三头野猪两、两头吃一头，爹还不去、去逮！”

白大年也上了年纪，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爹白秀的兄弟，可眼珠子灵活，像月亮一样在云端里滚动。穿着一件老了年头的猴皮袄，两只手飞舞着比划。可看家里，都没有动静咧。他就噤了声，看着家人。他是个单身汉，看着这一窝人，热气腾腾也死气沉沉的这些人，心里猜到了七八分。

“甬像疯了一样，”他爹白秀说，“今日个别理牲口！”

神农架的人把野兽都叫牲口，也叫野牲口。

可正当大家吃早饭的时候，一泡尿出去的时间，二儿子白中秋竟把一头死野猪背回了，且是头无脑袋的野猪。

当大门被白中秋撞开时，全家人都清楚地看到压在他身上的那个黑沉沉的家伙，像一块坚硬的花岗岩，一块焦炭，冻得异常完美。细瞧时，是一头麻栗色箭毛的野猪，脑袋却没了，齐截截地断了，身上裹着乌黑的血污、杂草和冰碴。白中秋将那野猪往地上一扔，那猪从断掉的气管里发出一声哼叫。白中秋的儿子白椿吓得打了一个

冷噤，就想到了爷爷给他讲的传说中披了蓑衣的无头鬼。“那就是个鬼！”白椿想。

“还不快扔了！”白秀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手和烟杆朝外头拼命一指，声音就跟从烟囱里出来一样，就像嚎叫，就像遭遇了忍无可忍的灾难。

他的胡子颤抖着，大家看他的胡子颤抖，嘴巴哆嗦，站立不稳，黑漆漆的中山装就像从猪身上扒下来的一样——至少让孙子白椿是这么突然古怪联想的。可不识时务的白秀老伴白娘子这时说话了：“少说有两百斤肉。”白娘子说话的时候翻着白眼，她是个患着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婆，一个瘦得比绳子还细的妇人，说话的声气像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一样；记忆时好时坏，坏时连水和火都分不清楚。

“可不是！”“就是！”

跟着当娘的起哄。是呀是呀，两百斤肉啊，没错，就是两百斤肉，就是一头一年含辛茹苦天天割草垫圈喂出的家猪的分量。咱这个家，翻过年来这大的冰凌，甭说是洋芋、苞谷薄膜下种，人出去转一圈，也会把脚趾头冻坏。地头上的石堰都冻裂了。三个月没见着太阳，春荒是一定了的。这一头白白捡来的野猪，凭什么不要？就是当洋芋吃，半个月也活活胀破一家人的肚皮。

“甩出去啊！狗杂种！甩出去！”白秀老人那双枯叶般的大耳朵涌进了一盆鲜血，脸却白得像纸。他发疯了。家人看他发疯了，深眦的眼里是无以复加的不被理解的孤愤，仿佛这一辈子就是被人误解的可怜虫。

“甩出去啊！甩出去！”他依然孤苦地大喊。

没人理他。没人动手。后来他就自己掀了，两条猎狗左跳右跳，不停地狂吠，不知是阻止老人还是给他帮忙。儿孙们都不敢动手，老伴白娘子却冲上来阻止了，只见她一声长啸，捋起袖子就来抢白秀手上的野猪，那是块石头，冰渣子抢得四处飞舞。可白娘子只抢了一把猪毛，还有一块刀一样的冰凌，猪给扔到了门外。白娘子不服输，也因为愤怒，挥舞着冰刀就要上来割白秀的喉咙，被一群儿孙给硬拉住了。但白娘子自己的手在与老伴的争夺中受了伤——被冰块割得鲜血直流。

两个老人一场恶架，这是正月初一。两个老人打架，这些年没有过，年轻时经常发生。因为白椿去拦爷爷，被爷爷搯了一老拳，鼻子都打歪了，老人打起来比虎狼都烈，出手重。白椿鼻子淌着血。白秀已经累趴在地上了，呼呼地喘着气，一副竭尽全力的样子，在满屋子的尖叫和哭喊和狗的鸡的飞飞跳跳中，坐在地上怒指苍天道：

“你们……都白养了！白活了！你们，是些什么东西啊，敢要正月的死物，山邪

了哩！人邪了哩！你们不信，我不信，天信！……”

人只有那么多的气力，对老人尤其如此。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。比如这天——这天猪除被狗啃了几口，还是被大胆和固执的儿孙们抬了进来，并被悄悄地埋进了腌缸里。

这天傍晚，有点异样，爆晴的晚霞把整个冰山染得通红暴烈，天空好像泼血一般，大家都出来看这个奇景。到了晚上，北风像撒泼的婊子呜呜怪叫，村子摇摇欲坠，山好像要被人掀起盖子，峡谷里的森林像遭遇了洪水一样咆哮，天黑得像锅底。鸟无缘无故地从天空栽跌下来，仿佛有恶神在天空横扫。先是一只狗忍不住叫起来，接着所有故意忍耐的狗冲溃了极限，像泥石流一样畅快不已地狂叫起来。

两头野猪闯进村来了。

猪径直来到白家，对着白家的干打垒墙就拱。两条猎狗没见过这么狂的猪，就去咬猪。可两头野猪根本没把猎狗当一回事，一对一，又拱又咬，狗咬伤了，墙拱虚了。狗躲进草垛里呜呜地舔伤哭泣后，感觉颜面大伤，就去刨大门给屋里的主人报信。

大门里，白秀一家并没有睡着，倒是都聚集在堂屋里。但门被白秀守着，枪他拿着。对屋外狗与猪的撕咬和狗的刨门熟视无睹，无动于衷。他认了死理：不让家人出去，别伤猪。猪也无所顾忌——它们似乎捏到了打匠们的软：定不敢在这个日子放枪。这些灵性啊！

墙在摇摇晃晃，屋在瑟瑟呻吟。椽子发出喀嚓喀嚓的崩裂声，瓦在屋顶上一块一块往下缩，掉到地上发出叭叭的碎裂，墙皮哗哗地剥落，地动山摇，老鼠吓得吱吱乱跑，连墙头的蛇也从冬眠中醒来，簌簌地到处爬行……

这样不行呀，爹！爷爷！儿孙们喊。

“哪个敢动！”白秀就这么句话。大家的眼都瞪得大大的，生存的世界越来越小，大家局促在一个四面受敌的环境中，大难临头了。

惹事的白中秋拿眼去找能帮他说话的娘，他的娘白娘子正在和死人说话。每夜都是这样。“……往咕噜溪的高山向外走，那就是我们逃难的方向……中元呀，你回来做什么？……”中元是她死去许多年的一个夭折的孩子。

“只有枪。”白椿说。

“把缸里的肉扔出去。”白秀对儿孙说。

“不是肉，不是这个。”白中秋说。

“不是哪个？”白秀牙齿咬得紧梆梆地响，“你断了它们的粮，它们找上门来了。”

大家觉得这也许是脱身的一个办法，把猪肉还给它们。可现在这节骨眼上，大家去掀缸盖，野猪的肉冲出来一股肃杀的森林莽气，透了盐水的尸体更像尸体，更像一桩悲哀的故事中的一环。“往哪儿扔呢？”他们说。窗户不得开，门不得开，肉往哪儿扔给这些讨食报复发了疯的野猪？

“干脆给它一枪！”白椿说。

“枪一响，血一见，什么都完了。红丧月红丧月，见血就丧……”

“猪不是流完了血嘛……”

“咱也流了血。”白椿说。

“是牲口的血。”

说这话时，屋在加速晃动，猪在与狗搏斗，狗在哀哀尖叫。大家依然束手无策。这样下去，绝对凶多吉少。吓得满头大汗的白中秋一句“我们去哪儿啊”，话没完，一块瓦片从瓦楞缝里掉下来，刚好砸在他头上。他突然一矮。蹲下时见他的妈蜷在装苞谷的黄桶边打摆子一样发抖。

“咋，咋的啦？……”老婆子眨着血红的眼睛望着屋里的人问。

屋摇晃得更剧烈，墙出现了一个洞，猪把墙拱穿了，一股冷空气和猪腥臭像喷泉一样涌进来。接着，一个面目狰狞的兽头从洞子里闪现了一下，几个人操起门杵见的扁担、锄头站在了洞两边。后来白椿想了想，倒过一张小方桌，就朝洞口堵去。可洞口越来越大，裂缝伸展，头上的瓦在继续往下掉。迫使白秀不得不再次摘下已挂在了墙上的枪。墙上是枪，还有装子弹的蓝布袋子、大砍刀（黄牛皮鞘）、牛卵子皮用火漆上过的火药囊、镶铜边的香签筒（香签点燃夹在香签子上点引信的）、忙筒（吹的）。枪是一件古老的凶器，百十年了，可枪膛光滑，每一个重要的部位都不含糊，虽粗糙陈旧，在白秀手上，对付一两头猪，是小事一桩。不用时就用白椿小时系过的红领巾将香签夹子缠住。那红领巾也陈旧了。

“打呀，爹！”

都在催促！这让白秀没有了别的选择。他表情痛苦绝望，就像要献身一样，拉开门闩，对准黑咕隆咚的黑夜就放了一枪。枪的威力大呀，一道耀眼的红光挟带一团烈火撞了过去，硝烟顿时像焰火一样盛开，两头野猪从光焰中凸显出来，像两尊神像，镀着青铜的亮光，獠牙森寒。猪没伤着！照理，猪这时会呛着硝烟来伤放枪的人。可是，奇了，猪拔腿就跑。两头猪一声哼叫就弹跳到坡上，往林子里奋蹄跑去。

“是猪么？”他问，白秀问。他没看清。应是猪。他发现他的眼睛有些模糊。这天晚上，他发现白内障在他的眼里开始蔓延，像一道苍苔在荒凉的原野上爬行。

是野猪。早晨起来看，自家栏里的家猪被咬死了一头，另一头小新花母猪正蜷在角落里哼叫，一看，母猪的阴部淌着血，阴道已撕裂了一道口子，还没成熟的新花母猪给强奸啦！这野猪有多壮啊，这野猪好蛮啊，裆里的家伙有多粗多大！再一查看那墙脚，全拱虚了，拱出了一个大坑，里面呼呼地往外冒白气。白秀赶忙叫儿孙们挖土来填，里面放石头。这再往下拱，一定会拱出个大泉眼，一家人就会被淹死。老老少少一阵挖土打砸，终于把那屋基下的白气给压下去了。

## 二

一月之后，红丧月结束。白中秋和白椿父子上山去准备收拾那两头野猪。白秀老人自春节受了风寒，一直咳嗽，老肺病犯了，整天咳喘不已。他对二儿子白中秋说：“上山去寻寻。”就把枪交给了他。村子里的人看着白中秋父子在白悠悠的太阳下上了山，一个月来诅咒的口舌有了片刻的歇息。白家杀生太多，连头死猪也不给山上的兽留。想当年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白秀打的猪每天用一百人往镇上抬。猪总是记恨的。杀了它们的祖宗，现在又断它们的粮食，这些瘟神你招惹它干什么。猪自吃自，这是野性口疯了，你一动它，见了血，这一年谁知会咋样啊。到今天冰雪还不融化，山就像打了个铁箍，不能苏醒，世界死了一样。就算有太阳，也是像冰一样冷的太阳，莫非太阳就这么蔫了，像从冰窟里拖出来似的。

这是一个阴阳怪气的晴天，树林泛着幽幽的青光，太阳像条垂死挣扎的狗在云层里蹦跶，寒气逼人。白中秋父子穿上防滑的脚码子走出门去，就见猪圈里的新花母猪跳出栏来叼草了。

这母猪怀上孕啦？！

母猪叼草，侵犯了狗的领地，两匹猎狗本来是准备跟主人一起上山的，见猪来拆窝，就去咬猪。母猪不服咬，反过来咬狗。狗以为猪是闹着玩的，猪是吃糠菜的家伙，生性温驯，哪来有尖锐的牙齿。狗就没在意。哪知，这猪突然齧开牙齿一口就咬进了狗的肉里。狗伤得不轻，猪嘴一拱，一块皮就掉了，拉扯得吱嘎吱嘎响，红疹疹的肉就暴露在清冷的初春里。狗是猎狗，不轻易动怒，这就动了怒，朝猪下了毒手。猪哪一点怕这两匹狗，它体内因灌了一泡野公猪的骚浆，发生了奇特的反

应，牙齿突然锐利，精神突然狂乱，脾气突然暴烈，身手突然敏捷，简直像一头豹子，三两个回合就把狗的肉三片五片十片咬在了嘴里。总算把猪狗拉开了。两条狗遭受如此羞辱和袭击，连叫都不敢叫，咽下剧痛，装作不发抖的样子，去寻屎吃。

狗是唤不走了。它们有虚荣心，还在悲惨地自尊。这两条狗甬说去咬野猪，就是去咬老鼠，也要费一番气力了。白中秋父子叹着气就上了山。

白秀看到了这一切。他想，不对啊。他想：这母猪怕不是野猪吧？

这是有可能的。

野猪和家猪产下的第一代，完全看不到野猪相。这杂交第一代的母猪再与野猪交配，产下的才有三分像野猪，到了第三代四代，就完全恢复了野猪血统。所以，他家里的这头从镇上买来的新花母猪，是第一代杂种野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现在大家的猪都在山上放养，野猪四山乱窜，互相交配一下非常正常。

他看着猪，狗看着他。狗是在哀求主人惩罚那混蛋猪么？看着两匹伤痕累累的狗，看着胜利高歌的猪，想着现在的野猪也比过去凶狠多了，鬼得你头疼，好像带着什么秘密。他忽然想到：孙子白椿他们上山打猪不带狗，危险！立马也穿上了脚码子，携上一把挠钩，强力唤上两匹伤狗，循着儿孙们的脚印追去。

山上白雪皑皑，河流封冻，冰瀑垂悬。猎人峰在粉青色的雾霭中时隐时现，高不可测。这猎人峰过去叫打匠峰，看起来像有个打匠拄着杆枪站在万年荒静的天空下，经受着漫长残酷的风吹雨打。“打匠”有时候在风雨雷电中喊叫，可心变成了岩石，这就是打匠峰。在长期风雨和岁月的冲刷下寸草不生，成为传说。后来，地名普查时让县里的人给改成了猎人峰。在神农架，猎人就是九佬十八匠中的一匠：打匠。打兽，就是做匠人的活。做好了，命保住了还有肉吃有皮卖；做不好，命丢了，七伤八残。白秀的一帮徒弟，活下来的至今还有十多个。平时也看不出杀气腾腾来，也是做田的农民。只有一个扈三板专司打猎——在三峡一个度假村，给人表演打猎，就是打鸡，家鸡。偶尔也打一两只羊子。扈三板回家就哭：师傅啊，这不是咱打匠干的营生，杀鸡是流氓地痞干的呀。另一个舒耳巴，也是本村的，活过来了，可半边脸给老熊扒没了，下巴也没了。老是漏涎，涎把胸前的衣裳全沤烂了，他老婆只好像照顾奶娃子一样给他围了个大涎兜儿。

狗的尾巴垂着，这怎么行呢？狗嘴里嘶嘶啦啦喘气，白秀也嘶嘶啦啦喘气。追上一个垭口，一股浓烈的猪屎气味扑面而来，正想喊白椿他们，狗就吠了起来，它们精瘦的腿肢往上高举，滴血的伤口拼命弹动，白秀心想怕不是猪截他的道儿来了？

果不其然，两条伤狗一阵虚张声势地乱嚷，竟然从灌丛沟里咬出来一头惊心动魄的猪，一头小牛长，全身黑滚滚的箭毛，三尺长的坡形嘴，像深渊一样的吻豁，两对獠牙，就像银子打的刀。两条狗啊，可帮了我的倒忙，我手中无枪，你们也歪歪倒倒，如何是好！

猪，猪面对狂吠的两匹伤狗只差笑出声来了，堂堂站着，倚着长长的峡谷，可进可退。它已经看到白秀手上的挠钩了。它的位置在挠钩钩不到的地方。钩住了又如何？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能拉住它这头气壮如牛的猪吗？

“哪个山里长成的猪怪啊，吃什么长成这样的身坯！”白秀在心中大喊，“莫非不是头百年猪精？！”

猪拱了你的老墙，就是它！你见了猪血，就是它咬死的那头猪，红丧丧定了。猪挺着两只奇小的耳朵，瞪着两只奇圆的眼睛，张着一张奇大的长嘴，奇深的眼神中，具有飘远的神秘，跟山一样难测。

白秀细看，竟看到猪身上的毛有许多（甚至无数）的白茬子！特别是在脊上、两肋间。

一头老猪！一头白毛猪！一头快死毳的猪！都说神农山区有白色动物，白熊、白狼、白麂子、白狐、白乌鸦、白蛇、白金丝猴，现在又有白野猪？不，不是的，就是一头老猪，苍天在上，它是一头老山猪！

老山猪盯着他，两个老家伙比眼电，看谁刺死谁。

冲过去啊，钩住它的心肝！……白秀只是恨得牙痒，继而浑身痒，达心，达肺，达肝脾，里面痒得一塌糊涂。又不能上树，莫非今日我会断送在这老猪口里？必须把心虚刹住。我能，我不能杀死你，我也要逼退你。他攥着挠钩，把两匹狗拢在腿前。狗就是狗，是猎狗，赶山狗，轻伤不下火线。猪把它撕成八块，八块也要与之拼命。这个他不担心。“我如放你一马，你能放我一马？”是这么想的，这想法能传导给猪。猪是山里最灵的牺牲，精明过人，你心里想啥它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猪不仅能猜人心思，还懂人语。赶仗围猎时，坐仗口的人传话，从来不敢说人话，只能打鸟语。还要变换鸟语，杜鹃鸟叫有时是“来了”，有时是“走了”；山喳喳叫有时是报数，有时是提醒，不能让猪摸到规律。这些年，野牲口们越来越鬼，越来越精，只能打暗语。猪还能闻风，能闻方圆五里的风，有人没人，有香烟味没香烟味，有人汗味没人汗味，一闻便知。猪你根本见不到。可这猪今天朝他直瞪瞪地示威，没一点怕的意思，这是啥搞法？为啥哩？越想越不对劲。



好在，一抬头，猪没了。

白秀冲进灌丛中，一摊臭熏熏的猪屎。用挠钩扒拉开来，许多小兽的骨头。猪可是吃草的，如今的猪变成豺狼虎豹啦！

### 三

白秀悄悄叫来了几个徒弟。连远在三峡的扈三板也召回来了。他先让儿子白中秋给各位敬酒，自己罚了三巡。白秀说：中秋闯了祸，把猪引进村里来了，我知道大家恨我。那两头猪，也不是什么好猪，有一头老猪，还恁凶，有什么道理，咱能上山把它们做了，这活儿村长也不让知道，事情就算了了。我寻思，是误到白云坳的，咱这坳子暖和，林厚，山也低。

几个徒弟说，好，借酒劲这就上山去。

一行人从白秀的屋后贼一样上了山。

这依然是冰未化冻的日子，而且雪越下越大，山头的雪雾像白鸟一样惊散。天空低低的，像压了一扇磨子在人头上、心上。山坳里扎着厚厚的雪，触目惊心。山像个吓傻的哑巴，嘴里灌满了风雪。这样的日子甭说大牲口活动，就是找一只蚂蚁也是难的。

几个人在山上转悠了一天，一根猪毛也没见着。第二天又去，又一无所获。

扈三板待不住了，要回度假村去了。

第三天，温热的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张牙舞爪地照在雪地上，给人带来了新鲜。整个神农架群山好像过节一般，神采奕奕地欢呼着，溪水马上哗哗解冻，羞涩地在山林里流淌。但因为太阳很矮，没几下就滑走了，鸟又噤声了，空气又凛冽起来，天空像死人的脖子，冷冰冰的闪射着青光。

舒耳巴就出事了。

一个外地的采药人来给他们说，在山上亲眼所见野猪用蹄子击打山上的冰盖，就像开荒的人使镢一样，猪那是在刨吃的。那人说得有鼻子有眼，白秀就带着徒弟们上了山。

在采药人说的那片地方，舒耳巴吊在一棵崖边的树上朝峡谷里张望。他说他听见了一阵儿响动，在峡谷的箭竹丛里，确有兽或者兽群在走动。他以为是豹子或獐鹿，可他分明听见了隐隐的猪叫声。他一阵儿兴奋，更低地探下身子去细瞧，哪知那树